

大运河

18 | 非遗——黄骅面花模子雕刻

19 | 花园——被童年治愈

20 | 悦览——人生如碗

2021年6月1日 星期二

责任编辑 马艳 责任校对 汤娜 技术编辑 崔敏

传承沧州文脉 记录狮城变迁

● 今日运河气象新 ●



河边
刘绍行
摄

跟着古诗 看运河

策划
沧州文研会
沧州晚报

长芦道中

明·杨翥

秋色兼旬暑未捐，
蓼花开遍乱鸣蝉。
儿童嬉戏清阴里，
屋宇鳞鳞傍水边。

作者简介：杨翥，江南吴县人。著有《晞颜先生集》。

长芦立半秋

张艳

轻盈得像云，柔软得像水，悠悠从天边飘过来，遑遑闪过秋风的脸。深浅绿水中，孩童手挥芦穗嬉戏，红蓼和苇叶风情自在。慢慢，悠悠。

这是一幅描绘秋水长天的工笔画，有远景，有近景，有天籁声色，也有人间烟火。

明臣杨翥途经长芦古城时，时值半秋，静观运河两岸水土风情。只见一派人和景明，天地朗清，遂挥笔写下《长芦道中》，全诗清雅脱俗。

历史上，杨翥德行高尚，笃行绝俗，短短四句诗让读者眼睛明媚起来，他竟有这么绵长的一股气，眼界是何等开阔。

这首诗引起我很多的想象，居住在古长芦运河边的人们生活是平淡而坚忍的，犹如河岸从生的红蓼和高大的芦苇。红蓼遍地，它们迎着扑面而来的秋风，得云气，不染尘。芦棒已炸开，像举在半空洁白的花朵，声音沙沙。毕竟节气管着呢，深秋的气氛渐浓。

南窗外，虫鸣鸣唱，蝉声阵阵。蝉，一过半秋，就应该是它们人生最后的时刻了，多叫一声是一声，未免有点心生凌乱。春去秋来，芦苇绿了黄了，运河水满了空了，一切都在重复和轮回。

诗人王贞白曾以《芦苇》写过一首五言古诗，写的是他在自己的庭院种芦苇。“高士想江湖，湖闲庭植芦”，虽然有些情趣，但我不喜欢。芦苇就应该野生，就应该在水畔自由生长，在天地间展现生命的美丽和坚忍。芦苇的气息，用一个什么词语来形容呢？我想到一个词：腴腆。这气息，飘忽的，忽浓忽淡，像旧家具裂缝中的尘埃，像运河水流去的身影。

运河，自古不但

可以行船，还可以养心。在版图上，将隋唐大运河勾描出来，我们发现，它很像一个“人”字形，大写的人，幽幽地散发出沉香，先人究竟是想告诉我们什么？

运河流经沧州，长253公里，曾经也是“片帆轻舸发沧州，野树离离散不收”。我自己认为运河最美段还属市区段。“修复大运河，还大运河最美容颜”。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和财力，对大运河鲸川路至海河路段进行环境卫生整治和生态保护修复，现在又向北延伸到了城市外围。如果俯瞰市区运河段，河湾九曲一折，如画廊，如梦境。

大运河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，因它衍生的文化蕴厚而毓秀，有此殊荣，是不是含着某种隐喻和警示？这河，这水，这景，衬得梦境更为瓷实，如幽邃的时光隧道，串通了梦幻和现实，也将过去和未来悄然连接。

走过长芦大道，走过清池大道，走过被命名的每一条路，我与多年前的红蓼和芦苇一起立在半秋的边缘。秋风白露，寒霜芦花，云雾封河……原本，它们一直未曾离去，一直默默藏在心灵的某个地方。风掠过运河两岸涨满秋气，游走的鱼儿银光闪闪，孩童们嬉戏着毫无顾忌，运河水清冷，响应作答，只是我一时还听不懂它的语言。

运河味道

赵文俊

那时正是运河水运兴盛的时代，运河上船来船往，帆樯林立。运河不分昼夜地流淌，经久不息；运河码头更是人烟稠密，喧哗热闹；客棧、酒家临河而建，鳞次栉比。那些走下客船的旅人沿着酒楼吱嘎作响的木楼梯拾级而上，温一壶沧酒，点几个小菜，一边小酌慢饮，一边眺望着窗外烟波浩渺的运河。

运河不仅带来了经济的繁荣，频繁的商贸往来更是催生了独具特色的饮食文化。东光人早餐桌上的美食——大米饭小炖肉就与运河有关。漕运繁忙的年代，东光码头聚集了许多纤夫和码头搬运工。繁重的体力劳动需要补充体能，肉食就成了这些人的首选。大运河上船来船往，米并不稀缺，香气扑鼻的白米饭和小炖肉搭配在一起，裹腹又好吃，成了当地特色美食。

如今，好客的东光人总会为客人们准备一桌全卤面。全卤面的特点全在于卤和配菜。西红柿、茄子、胡萝卜，各种蔬菜应有尽有，赤橙黄绿青蓝紫，给人带来震撼的视觉效果。那些酱卤或甜或咸、或酸或辣，荤素俱全，给予客人不同的味觉享受。

相传，全卤面的名字来自于晚清。晚清名臣丁宝桢在任山东巡抚期间，曾巡查运河，来到东光境内。当地的官员盛情款待，而丁宝桢只用桌上的炒菜作为酱卤吃了一碗清水煮面，并风趣地称为“全卤”，从此全卤面的名字在东光就传开了。

连镇是东光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镇，它是随着运河漕运的繁荣兴盛而发展起来的，距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。这里历史遗迹众多，不仅有古码头、谢家坝，还有太平天国战争遗址。

连镇自古就有“商贾云集，日进斗金”的美誉。明清以来，连镇的餐饮业就非常发达。连镇烧饼色泽金黄，外焦里嫩，香酥可口。连镇烧饼铺开了到了全国各地，广受食客欢迎。连镇“李家烧鸡”始创于清朝末年，在清代就非常有名气。连镇花生米以酥脆香而闻名，独具特色。

在连镇，人们还能品尝到清真特色的轻烧羊肉、扒牛肉、羊肠汤、温家的烧饼、安家的包子。制作这些食物的厨师技艺娴熟，他们是菲律宾古苏禄国的后裔，传承了很多遥远的古苏禄国食品制作技艺。

明朝永乐十五年（1417年）七月，菲律宾古苏禄国王到中国来访，几个月后，明成祖朱棣派专员护送他们沿京杭大运河南下回国。

谁料国王驾崩，葬礼完毕后，东王长子随使团回国，王妃葛木宁、次子温哈喇、三子安德鲁和侍从十余人留下守墓。这些留下的苏禄国人自此在这里繁衍生息。

300年后，清代的雍正皇帝批准德州的东王后裔加入中国国籍，以温哈喇、安德鲁名字的第一个字定为“姓”。从此，就有了安姓和温姓两姓回族。

如今的连镇六街、八街等村是安姓和温姓比较集中的村庄。他们是180年前为躲避水患沿运河从德州迁到连镇的。安温两姓古国后裔在连镇过着普通百姓的日子，他们主要从事牛羊屠宰，最拿手的是富有民族特色的回民菜。

“命好的生在条河两岸，命差的生在苦海沿边。”运河两岸淤积的土壤土质肥沃，孕育了各种粮食作物。东光杂粮品种齐全，营养丰富。从明清时期，南来北往的客商总是喜欢在东光码头上岸，买些杂粮，带回家乡，馈赠亲朋。于是东光杂粮也成了当地特产之一。

古运河畔那“迎榭唤停舟”的旅人渐渐隐没在历史的长河里，而人间烟火依旧。人们在一日三餐，五谷杂粮里品味着最初源于运河的味道，那是关于运河的记忆，一代又一代，绵延不绝，生生不息。

青县

兴济

沧州市

沧县

砖河

冯家口

泊头

南皮

东光

连镇

吴桥

安陵

桑园

东光

明·刘铨

民居烟火近来稠，
野店临河半是楼，
客路相逢多故旧，
岸傍迎榭唤停舟。

作者简介：刘铨，字宗器，长洲（今江苏苏州）人。平生谨于言行，好学不辍，工诗善文。